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八

請補閣臣第五十四疏

奏爲懇
補閣臣以慰輿望事臣屢次請補閣臣而
皇上不允者或以臣欲藉此以便其私耳昨科道
各官合疏以請而從前大小臣工疏且以千
百計豈皆爲臣一人謀哉蓋舉天下之人皆
知此官之必不可不補矣天下人如此其急
而
皇上獨緩或又以臣尚可支吾耳不知臣捫心默

念自受事以來未能薦一賢未能行一事未能挽回一弊政未能消弭一釁端碌碌浮沈貽憂

宗社已六年于茲矣轉盼改歲便是七年嗟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人惜其遲其又可以再遲乎夫大厦而支以一木豈不甚危然而必集群材者任有所難勝也狙猴而被以衣冠豈不甚美然而躑躅裂去者情有所難堪也今臣之不勝任已甚明矣至于心悶悶而不得舒衷齟齬而無訴語蓋不但狙猴之[illegible]于

衣冠而且如桁楊桎梏之在體矣
皇上奈何欲使臣必躑躅裂去之爲快也臣言不
足聽昨科道官公疏伏望
聖明爲臣
留神省覽亟
賜施行但蚤一日即超臣一日之生衆天下萬口
萬聲皆頌
皇上之功德矣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五疏

奏爲催補閣臣屢請不報懇罪候

旨恭惟處分事臣惟閣臣員缺多年久當推補中外人情無不罪臣所請之不力而臣所爲叩

閽流血廑瀆

天聽者至煩至苦無以復加乃

皇上竟置之不聞漠然無所可否臣忝稱輔弼所言乃國家公事豈應沉閣至此竊恐內中或有阻格不得上聞卽上聞而

萬幾殷繁未經

聖覽故使臣下情無從仰達即日具一疏亦無益
耳今歲序將新普天開泰而臣以獨身受事
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茫無了期靜言思之將
何稅駕且天下人方望臣以匡濟責臣以擔
當而臣以自己切身利害一事如此懇請尚
且壅格又何敢復問其他哉即此便是臣莫
大之罪何說之辭臣數年間爲此疏揭無數
今不敢悉陳只將臣延機去後從請疏揭開
列以聞伏望
皇上留神細查果係入

聖覽與否明以示臣使臣得以無疑仍仰
渙綸音命該部會推
點用使臣得有超生之日實為萬幸臣言至此而
皇上猶復不省則臣真無復留之理孤負
天恩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至于明歲會試主考
及知貢舉官盡皆缺人亦萬分困急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尚書侍郎及臣推掌詹事府等
官
亟行檢發使不至臨期誤事此亦臣所屢請而未
得者敢併申之臣不勝懇切之至

計開

九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月初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八日奏本一通

十月二十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初五日揭帖一通

十一月初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五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一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十日奏本一通
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本一通同日又
揭帖一通
十二月初一日奏本一通
十二月初六日奏本一通以上俱專爲
請補閣臣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敬慎爲國周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知道了候旨行卿屢
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慮卿

爲輔弼股倚毗方殷豈可恝然言去卿宜安心

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擬票吏部推補吏科都給事疏附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大意爲考察則迫欲將翁憲祥推
補吏科都給事中而允晳于汴之去臣惟于
汴在科資俸最深賢聲最著且經管兩察勞
勣爲多吏部據例推轉兩載有餘尚未蒙
允而臺臣如錢桓爲尙允升等資俸在後者皆已陞
京堂獨于汴靳此一轉論以國家敘遷酬勞
之法甚失其平故臣愚謂當照吏部原推以
存舊典如

聖意未肯慨然則但

允其去亦無不可臣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事體至急尚書臣趙煥屢次托臣代奏故並

附聞伏望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六疏

奏為再陳閣臣萬分不容不補之故懇乞

聖慈俯行

覽斷事臣在此六年窮困已極只望

皇上推補此官匡臣不逮乃疏至百十莫回

天聽昨萬不得已將臣近日推補疏揭遂一開列

哀懇

聖明檢查允發今候已三日又復杳然展轉思惟

不知其故意者

皇上以此事尚在可緩臣之罪狀未章天下人尚

肯容臣可以延挨乎不知人之罪臣責臣見于章奏者其説甚多但皇上未及詳覽臣欲一一引咎疏辭又恐煩皇上裁答故槩置不言今敢約畧陳之東宮輟講已經十年元良國本關繫何如而荏苒蹉跎竟成寢閣人之罪臣者一也林下廢棄諸臣如鄒元標等皆一代才賢如麟如鳳兒童走卒亦知其姓名臣常恨不能舉此官以讓之而一謝朝班便同禁錮世變道喪國嘆空虛人之罪臣者

二也公車封事堆積如山
天工日曠庶職盡隳茫茫
九閽終不可問人之罪臣者三也被逮三三臣
幽憂嚴久倚閭之腸既斷望雲之眼復穿當
大聖至仁之朝有極冤難訴之苦人之罪臣者四
也諸如此類已難殫述加以士大夫門戶既
分喧叔未已臣恐漢唐宋黨人之禍復見于
今兩邊勸解事有類于調停一意協和跡反
同乎觀望遂使玄黃俱傷黑白莫辨人之罪
臣莫此爲甚蓋臣質本駑庸衷復淺隘使當

居常無事之時汶汶伴食不竊威權不居謗利不爲害于天下國家或亦能之今日是何世界是何人情而臣又獨身受事百責交叢捫胸殊無氷炭而口語常蹤舉足本無重輕而力量更弱規避雖云不敢擔當實是無能臣自知甚審何待人言今

聖主神明獨斷于上百司勸勉奉職于下臣居于其間無所補益空積罪愆有如贅疣反多妨礙每思前代人臣最被惡名如李林甫盧杞秦檜之徒當其末大決裂之時能引令[illegible]

母妨賢路罪亦尚輕此所以腐心泣血昌死
干祈以冀幾
聖心之少動者也夫黃扉專席政本獨居上憑
寵靈旁無牵掣此人臣奇遇世之所禱祀而求者
臣獨何心苦請若此誠念國家大計四海與
情斷斷不可久誤而
皇上睿鑒已度時勢必不能
展布故雖欲抑情緘默而不可得即重干
天怒以就司寇之誅亦甘之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七疏

奏爲泣請

亟補閣臣事臣恐從來請補閣臣章疏未經

聖覽故將近日所奏開列上聞而

皇上仍不報也又將臣歷歷罪狀爲天下人所不

容者開列上聞而

皇上又不報也于是臣之計窮即諸爲臣計者亦

窮惟有推腸泣血而已悶結之極虛火上炎

咽喉哽塞每日吐痰數升眩暈欲死即伏枕

呻吟中猶自思自訟賢路由臣而妨邪正由

臣而混政幾由臣而塞人情由臣而紛而近
日章疏更爲壅滯留中者旣不
發擬發擬者又復留中臣皆無能挽回愈增罪愧
國家雖至乏賢何至使如此不才之人長久
忝竊及今若再不推補是眞困孤臣于死地
矣與其坐視其死何如及其未死肆之市曹
以爲閣臣巽懦不任職之戒猶庶幾有補于
國事之萬一也今歲序將新普天同慶而獨
孤臣哀鳴至此無計動
天其在

聖心恐乎不恐乎臣不勝激切呼號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催點左都御史揭

竊惟考察期迫都察院無正官甚非事體頃

蒙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臣不勝喜慰乃遲之數日尚

未

發下豈

履端節近

宮中事冗

皇上或未及檢耶今去察期只七八日如再遲延

恐遂無及故臣敢為催請蓋他官尚可少遲

此官在今日爲最急耳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昌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八疏

奏為閣臣不補

溫旨愈虛懸可柰何再行祈懇事頃臣以日來樵

補閣臣疏揭開列上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敬慎為國剔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等官知道了候旨行

卿屢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

慮卿為輔弼朕倚毗方殷豈可恝然言去卿宜

安心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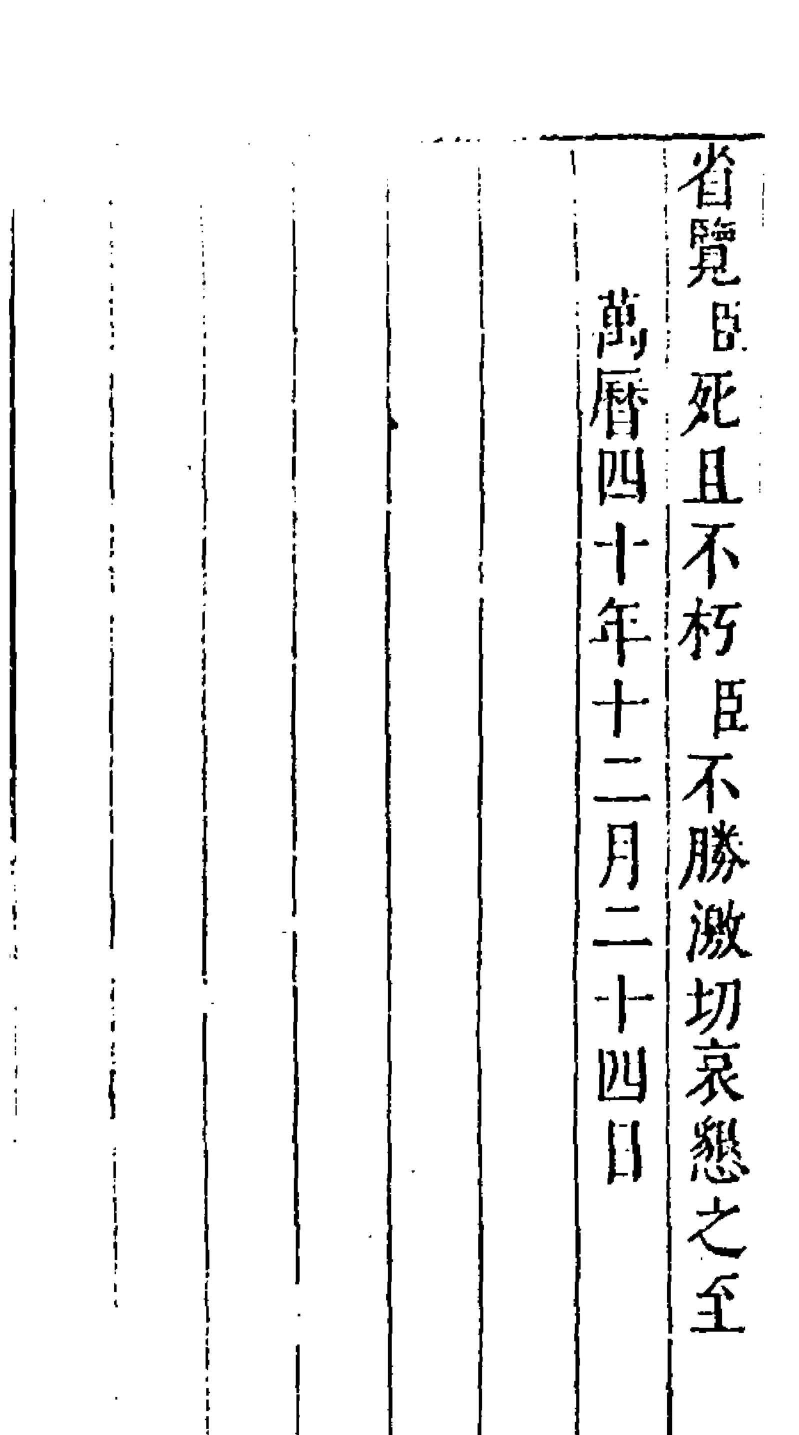
溫綸知諸凡章奏皆經

聖覽無有壅格之弊曷勝喜慰惟是閣臣之補與
尚書等官之
點用猶然候
旨行也臣之候
旨已五六年矣今將候至何時乎以閣臣言則臣
吾且死矣死則閣中空矣以尚書等官言則
知貢舉與會場主考俱無人矣為日幾何堪
尚可以冉冉候乎昨臺臣董定策責臣干瀆藉
籲祈之外別為感動挽回之術勿徒以引罪
謝過了事其所望于臣者甚厚顧臣再三思

之
皇上高拱穆清上下久隔所恃以自通其欵誠者
只有疏揭一路舍此之外實無感動挽回之
術或亦有之而臣不能也若以引罪謝過為
了事則此事豈引罪謝過所能了臣自信此
心夫復何言惟恐此
旨下而天下人妄意
皇上以知道候
旨為了事此則臣之所甚不安耳臣觀臺臣所稱
引我

朝閣臣其最純白無瑕者遠則薛瑄近則王家
屏瑄受事僅五月去矣家屏以爭
册立一事四疏去矣二臣豈無忠藎之思報
主之念而竟出于此者總是無策之中以去爲策
臣叨濫六載終日嘵嘵而尚不能去是臣之
罪不能去而必以去爭是臣之責
皇上諭臣以豈可怨然言去而不知臣之言去爲
萬不得已也今各衙門皆有事而臣獨以顓
天爲事各衙門皆有職而臣獨以領罪爲職
天不可顓罪不可逃宇宙雖大無以自容臣安得

而不去哉夫使卿臣愛臣者但以妨賢不去
罪臣臣竟無所辭使請出國門以謝天下至
于三禍之過
成祖劉訓之過
孝宗
君臣忻合千古盛際以我
皇上之明聖豈遜
祖宗顧臣非其人也則願俟之新臣而已臣連日
連疏瀆煩已甚伏望
聖慈少留半刻之神爲臣



省覽臣死且不朽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　發翁侍郎辭疏摺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以人言求去業已三疏

未蒙

檢發今二十六日有煎除之事二十七八有習儀

之事元旦有

慶賀之事過此又有科場之事皆須禮臣豈可令

正春久杜門而不出乎且正春典禮直講皆

極勤勞今歲該部事務較常更多正春悉心

調劑尤為困苦而言者頗有未亮臣因此而

益感于大臣任職之難矣今諸事緊急伏望

皇上將正春辭疏即日
檢發責令供事庶典禮不至于違誤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補閣臣第五十九摺　刪起發撰繁

臣惟庶民之家當歲暮之時必將其家事整頓一番子弟僮僕皆加恩意一番所以順天時重歲事也而況于

天子之以天下爲家者哉今歲且除矣明歲元旦

皇上臨御之四十一年萬曆無疆之祚此又一初乃

中外臣民孰不胥慶頃蒙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等官憲度一新

朝端生色仰見

聖明之心與天合德其造福于
宗社生靈固未艾也惟臣所竭力祈請補閣臣之
一事尚未見
施行人情猶鬱臣翹首企足日夜懸望救此困苦
皇上柰何惜半行
明旨不爲臣一體憫乎林下廢臣困厄日久才旣
可惜情亦可矜臣甚願
皇上普賜收錄以昭
聖慶乃銓部屢推率皆中格昨蒙
發擬光祿寺少卿饒伸又復擬中饒伸乃以南京

吏部郎中丁艱而歸與起廢不同既蒙
點用當
賜檢發此外更宜起數人以慰天下之望示
聖明一盛事也又被逮滿朝薦等三臣當此履端
之時人人爲之望
恩我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前此被逮諸臣無一不
獲釋放豈其獨靳于三臣乎臣與三臣生平
無一面相識無一字往來而惓惓言此者誠
欲使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至聖至仁與堯舜禹湯文武而比隆也此二三事臣言之至爲煩瀆然實出于一念忠愛之心不能自已且有感于歲序之更新

聖恩之廣布與萬方計吏雲集于

闕廷拭目以觀

聖天子之德意故敢復冒昧若此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補闕臣起廢臣釋繫臣三事舉而

太平之治可漸致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諸 楊文定[illegible]士[illegible]謝

恩疏稿

彥同官侍李廷機抵家遣人上疏謝

恩隨遣臣書極言受

皇上知遇超出尋常其去也實萬不得已又蒙

皇上賜以

溫綸遣官護送今得以優游田里歌詠太平皆出

聖恩天高地厚莫知所報其言勤勤欵欵皆出于

至情臣讀而感動見

皇上待廷機之厚而廷機哉

奏疏　卷六

皇上之深也

君臣之際如此亦可謂難得矣廷機謝疏臣已擬

上命數日未發想節下事多未及

省覽臣念廷機爲聖上書宜

賜裁答以慰其意且以見

皇上始終優禮之盛心故敢以一言爲請如臣所

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正發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八十疏

奏爲泰運方亨竊臣宜惻懇乞

聖明速

賜推補輔臣之請補閣臣苦心苦口無所不盡尚

疑其未經

聖覽乃頃奉

温綸則知

皇上皆加

詳覽矣覽之而猶未

賜施行豈臣之所言尚不足以動

聖心耶抑臣之罪愆深重
皇上必不肯加恤耶臣自念六七年間疏揭五六
百通千聲萬聲只是告苦千罪萬罪無不甘
承其告苦也如乞人之仰首號叫而過者不
聞其承罪也如犯人之俛首供招而求者未
已臣不足惜如
國體何夫庶人之家當佳辰令節歡會燕集之
時苟有窮急之人大聲號叫于其側亦必愀
然不安而思所以發遣之令
皇上吉祥善事歲歲增添

真論之慶方新
熙甚之休未艾而獨使危困孤臣哀鳴呼籲一至
此極使不聞于
聖聰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臣而減歎耶且傳之
天下萬世亦寧不謂
聖明之朝
慈仁之主而乃有股肱大臣作此景象其于
聖德盛治得無少損耶舊歲不得望之新歲新歲
不得更將何望此臣所以情愈急而詞愈危
不自知其不可耳伏望

聖明再加
詳覽
亟賜施行但使此
旨一下歡聲沸騰亦助
皇上之吉慶也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請會試主考知貢舉官揭

臣惟目前一最急事是會試主考知貢舉缺官主考原用閣臣爲正而用三品以上翰林官副之無閣臣則正副皆用三品以上翰林官此定例也今翰林官皆五品以下即四品亦無一人如此重典又當議論紛紜之日若非名位稍高之人何以勝任其知貢舉原用禮部堂上官二員一理部事一入場提調近年以禮部無官不得已借少詹事入場今少詹事亦無一人此皆事之至難處者也臣查

前後翰林官見在者既苦于資淺其奉差告病在家者又一時未能即到只有原任祭酒方從哲係京師人資望極深可以起用故臣題推詹事府掌印而吏部亦推從哲爲禮部右侍郎此兩缺者惟

皇上擇一而用之無所不可葢用之詹府則可爲正考用之禮部則可知貢舉如禮部有官則翁正春見推吏部侍郎又可

點用以備主考之選者也兩日已迫人情惶惶臣不得不請如臣所擬衆未合

上意亦孚

皇上批示使臣又別作計較恭請

聖裁不可付之不理以致臨期誤事歸罪于臣其

禮部尚書伏乞

點用以濟一時之乏其於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一疏

奏爲閣臣不補人情愈急冐罪哀

請事臣爲閣臣不補一事犯天下之大罪叢天

下之大詬臺省諸臣累牘連章責臣以感動

之無術今日科臣余懋孳官應震又相繼有

言應震所爲臚列獨相之害尤爲詳明其所

以責臣者亦更爲深切臣讀之惟有捫心愧

汗而已安敢置一辭嗟夫以天下之大

萬幾之煩盡委于一臣使其處心積慮皆爲疑端

啓口容聲盡成罪案是尚可置之而不恤耶

臣常有愚念謂今天下人視閣臣太重求其

人太難故

皇上亦遂過于詳慎不肯輕畀不知人才何常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必欲求皋夔稷契其人而

後任之則我

朝二百餘年無閣臣矣惟是彼此制賛可否相濟合衆人之力爲一人之力便足辦事不必以人之難得而遂虛其官也近有以此問臣者臣應之曰毋過慮也但有手能書者口能言有耳目能視聽者便可做此官且[illegible]臣之

不才亦已挨延六七年矣
皇上隨廷臣所推舉而用之有一之不勝臣者耶
臣力窮矣辭亦窮矣
皇上知罪臣爲逼迫煩瀆則請于
清燕閒暇之時爲臣一思臣之情其得已耶不得
已耶夫犬馬豚豕之微苟有血氣當其無聊
不堪亦必躑躅哀鳴臣猶名曰人也而能默
默已乎伏望
聖慈少加憐憫爲臣一處臣不勝仰首呼
天千祈迫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十日

患病揭

臣自歲裏有痰血之病咳嗽不出氣急欲絶

此元日八

賀司禮二臣所親見折臣再三托其以臣病患及

閣臣不得不補之故轉爲奏

聞言言欲泣不知二臣曾達

天聽與否臣猶恐死支持黽勉入直至十一日遂

不能行而人言亦繼至矣人臣有病則請告

令臣併病亦不敢告人臣被言則求去今臣

併去亦不敢言杜門三日又不敢不以聞于

君父他無所言只望

皇上念臣數載奔走之微勞開臣一條生路毋使

臣爲逃死偷生之人斯爲幸矣臣不勝冐罪

哀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請　發方侍郎出
今會試已迫主考知貢舉缺官委為難處臣
已屢次催請項家
奏擬禮部右侍郎方從哲臣方喜得其用今已數
日又未
發下事勢愈急再進則無及矣不得已再行催請
伏乞
聖明即
賜檢發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一請發詹事府掌印禮部尚書侍郎掛

會試之期去今只半月矣臣題詹事府掌印

官與考試題館禮部尚書侍郎至今未

發主考知貢舉皆何人數千士子喁喁候望每

有問臣者臣無以對

聖意或以翰林各官尚多不患無人不知會場重

事非官資稍重者不足以當其任今翰林各

官皆五品以下以充主考知貢舉是從來未

有之事也

皇上試一留神便知此事之萬不容緩矣臣今日

非萬不容緩事亦必不言伏望

聖明速

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請
福王之國揭
臣以枚卜一事累被人言兼之病患懇求
聖明處分自知孤負
恩私無所逃罪但人既以獨相罪臣以枚卜之不
行由臣阻撓臣呼天搶地無以自明不得不
歸命于
皇上耳今日閣臣推補真萬分難緩
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爲臣一決此外則
福王之國事更爲緊急歲前已奉

旨令各衙門料理兵部遂行文南京取船二百五十隻限二月內俱到又將沿河一帶官民船隻盡行封禁不許南行蓋不如是則船隻必不得集將致誤事此亦料理之一大端也乃日期未定船戶人等不下數萬嗷嗷守候進退無據此事體之大不便者其他各衙門事務尚多亦非倉卒所能遽辦春光幾許轉息閒便將及夏豈可復延緩而不爽乎如以茲田事遲疑則臣以為

分封重典況予尚[illegible]不[illegible]

聖上之心何所不盡自非無可柰何豈有靳惜耶

戶部有疏言之甚詳臣以爲

福王一面之國一面處置亦無不可不必因此稽留反滋人之疑議也臣方杜門待罪不敢譚及他事而獨此事迫切各衙門日來責臣且復合辭請

闕懇請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亟命該衙門即擇吉期上請

聖裁使諸事便于辦理

國家亟完大典而亦免于人言之煩瀆矣臣不

勝昂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二揭

臣之請補閣臣六年于茲矣緩言之不得而至于疾言計言之不得而至于苦言從容言之不得而至于哀號籲訴以言引去就大義以言去察勿股肱之臣至于哀號籲訴爭以去就且自比于匪人下類此非其情之甚不得已而計之真出無聊不至此也然其所爲感動挽回之術止于如此則其庸愚疎淺亦可見矣連日見南北科道交章上請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皆已代爲之言臣安所置喙

惟望

皇上留神省覽俯

賜施行若夫所用之人則廷臣集公議而推

皇上秉神明而斷臣毫不敢預似可無庸于過計

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催請速備王考知貢舉官疏

竊惟科場日期愈迫王考知貢舉官尚未有人今朝爲此一事惶惶不安蓋關係大典非可苟且了事昨科臣言以資淺充數夫資淺之官而爲此心必不安則累其人心既不安而勉强供役終難展布則累其事中間事體之不便更有不可以盡言者

朝廷舉動四海觀瞻即小事猶不可苟而況于如此之大事乎頃以科場煩言紛紜不了當時王考知貢舉有人猶且如此今若併資序

相應之官而不可得將來議論曷其有極此甚非
國家之福也詞林此日似當厄運非有人禍必有天刑臣亦無可柰何但懇
皇上于當陞者即陞當起者即起庶幾猶可以濟一時之匱乏之不則臣真莫知其計之所出矣
臣催請頻瀆自知干冐但勢不容已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偕同王考揖

臣竊惟會試大典與王考重任舊例多用閣臣與翰林三品以上官今閣臣既乏而翰林四品亦無一人無可差用日期至迫不容再緩

臣又未測

聖意之所存謹具兩揭上請其一則以原任祭酒方從哲為正而以庶子孫慎行副之其一則以庶子孫慎行為正而以諭德周道登副之在從哲則資序甚深於事體為便但臣與吏部屢催未經

點用故不敢專請又另推周道登以副孫慎行此
乃一時權宜之計非得已也統在
聖明裁定檢發惟是會試事多前巳題准於初六
日各官進場伏望
聖明蚤行
批發以安人心以厚致臨時倉惶其知貢舉併監
試官併乞
亟發以便供事以[illegible]
聖明慎重大典之心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illegible]初二日

辭主考疏

奏為[illegible]

奏[illegible]

[illegible]臣以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該　臣題請會試主考官奉

聖旨

祖宗舊制開科取士乃國家之大典例用輔臣總裁今大小臣工俱言考試必用重臣朕思考期迫近且卿在寓非病着遵旨即出同副考官方從哲速入場供事毋負朕意其日行章奏不妨票擬況卿公正才優不得推托遜辭孫慎行着

知貢舉一同入場供事方從哲起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慎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該部知道欽此○一閱之不勝驚駭夫主考之用閣臣雖有舊例而閣臣一人之充主考則出創聞凡一切體亦爲分離行只如票擬一事將豫[illegible]留乎抑送入場中乎如其寢閣則政幾必不可久停如送入場中則以幾[illegible]政寄外不過之地而逐日傳宣往來其弊將不勝言

皇上之所謂不妨票擬者或亦
聖慮之有所未及乎向以方從哲未蒙
允起故人情惶惶恐資淺者不便令
聖明旣用從哲便當以孫慎行副之慎行資序亦
相應者也此于事體甚妥而科場亦有光矣
二臣爲之猶臣自爲也何必使臣舍其不可
已之職業而冒昧以供斯役哉在
皇上慎重大典與
睿念微臣之盛心臣豈不頌服豈不感激但其事
則千不可萬不可臣如苟且應

命則將舉其生平硜硜之靡隅由此盡喪而數年
來負乘覆餗之罪愆由此日重
皇上之愛臣者乃所以累之矣爲此披瀝控辭伏
望
聖明仍允臣原請以方從哲爲正考而以孫愼行
副之以然以弘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知貢舉官郎日
發下以應入闈之期如必強臣爲之則臣必不敢
承即至于稽誤大典亦無所逃罪矣臣不勝
懇切顒祈之至奉

爾卿公忠清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總
裁何得固避還着遵旨卽入場供事毋負朕意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illegible]奏疏

奏爲

殊命乖舛事終未妥而懇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臣以奉

命主考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公忠淸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

總裁何得固遜還着遵旨卽入場供事毋負朕

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取士大典頃者人情懲

于舊歲鄉場攺期之事深恐得

旨之難以致稽誤今見

皇上加意諄切委曲致隆皆以爲出于望外臣雖
不才敢不竭蹷仰承以毋負
聖意但中間事體之妨礙已具前疏臣不敢贅陳
惟是票擬一事更爲難處臣再三思惟委屬
不便且臣以待罪求去之身而供銜文取士
之役心尤不安以不便不安之事而勉强爲
之必至于迷謬顛倒以累
君父之明此所以不得不披瀝悃誠而行陳懇也
令入場之期已爲臣進延一日如其可以不
辭臣何敢爲此煩瀆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收回
成命仍從臣原請郎曰
批發非但
大典有光而臣之頂戴
高厚愈無涯矣臣不勝激切籲祈之至奉
旨朕以大典委卿何得屢屢煩瀆其章奏還不妨
票擬遵旨郎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入闈疏

奏爲恭承

重命敬謝

天恩事該臣以奏

命主考具疏再辭奏

聖旨朕以大典委卿何得屢煩瀆其章奏還不妨票擬遵旨即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欲再行力辭而時日已迫恐成遲誤或者

謂臣此乃

宸衷致隆大典不可不遵臣不得已遵
旨於今叅謝
恩入場供事外竊惟閣臣一人而奉
命主考此向來未有之事
聖主曠世之恩臣以豎儒何能堪此且夢想心思
皆所不及一毫未曾料理即場中事務亦復
懵然將來克稱任使與否皆不敢知惟是場
事破壞之後
功令申嚴之初凡在事諸臣皆矢公矢慎不敢
苟且臣庶幾得藉以寡過而臣平日覩士習

滉瀁文章怪誕以艱深之辭文淺陋之見於是言無所發明而好創新說於文義全不通曉而反為大言世道人心由此大壞心竊痛之今當與諸臣力抑此輩苟有單詞半語與題目無干文理不順者必不收錄其或故違

明禁畔道離經當取其一二甚者送至禮部看詳叅奏加以重罰庶日後人皆知警而文體可以挽回是臣所以盡愚衷而報

皇上之一念也若稟擬關防則監試官余懋衡等已具言之所當查照施行臣不敢贅臣不勝

怵息冐昧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知卿遵旨入場許革文體離經

怪誕有益于國深慰朕懷着各官着實遵行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入閣請補閣臣第六十三疏 附請之國婚禮

該臣今

命主試實是意外之事人何太爽作兩辭不獲後又與監試二臣將票擬事商量許久臣欲具疏再辭必不得已卽改期一二日亦可而二臣深以改期爲非且有他慮故臣不敢不黽勉供役然揆之事理終爲不安假使當時枚

上發行閣中有人何至科場大典遷就如此亦何至煩

聖心委曲區畫一番如此卽此一事而閣臣之不

容不補愈可見矣今臣已無可柰何昂罪奉

命

皇上豈可不因此圖惟速行推補以毋致有事而

之人耶至于

東宮開講

福王之國日期

瑞王婚禮皆緊急迫切事務春光將半難以再

遲臣入閣中且有二十日不敢奏請故一併

陳之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施

賜施行臣不勝昂眛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出關啓言請補閣臣第六十四疏

奏為甄役竣事感懷祈祚請諭

天恩俯命

速補閣臣事竊本

命已試與同事諸臣矢勤公慎以副

聖懷雖不敢自謂得士然其力之所能者只如是

耳已於今早備諸臣

廷見外因念在閣中二十餘日外間事體一一

不知即邸報亦未嘗見昨日出閣取邸報誠

之方知此二十日間有許多議論其指摘疑

議于臣者皆臣料度理勢人情之必然無足為怪天下破格之事自是難行臣當時不能堅辭是臣之失何所復言惟是累及大理寺丞朱吾弼則甚以為愧臣與吾弼在留都周旋九載吾弼知臣臣亦知吾弼吾弼彼時固不知臣有今日之叨濫也迨頃來共在長安蹤跡甚疎其因臣奏

命與試而來告臣實如吾弼所言然臣之進止當自斷于心豈吾弼所能從臾乎于吾弼責臣以諸事力情

皇上不得則去此實其忠告之心臣安可負之諸

事中提綱挈領無如補闕臣為最急蓋闕臣

一補則臣所不能為者皆有人為之所謂一

事舉而其餘皆舉此臣之所哀鳴懇懇于

皇上不容一刻緩者也

皇上如念臣恤臣先為臣行此一事臣死且不朽

其科臣曾六德之處臣亦至出闕方知六德

攻趙煥孫瑋李汝華三臣牽連計典自是其

失然年來

聖度淵弘人方頌服忽有此舉未免為累更望

聖明俯賜優容毋使言官因此疑畏此亦臣區區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